創作新刊

繼母

向培良著

北新書局印行

創作新刊

繼母

向培良著



自序

近兩年來，我偏於寫獨幕劇；這個三幕劇還是十五年寫的。這個劇本開始於北京，經過濟南青島，終於到上海才寫完了。我的生活是這樣，沒有法子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寫，因爲寫得艱苦一點，再看起來便覺得愛惜。

我是，五六年來就決定了把自己全部的力量放到戲劇上面的。近年來，覺得這樣的心情更加堅定了一點，然而因爲力量薄弱罷，並沒

有什麼可以拿得出來的成績。劇本呢，縱然通通拿出來，也不過十來篇；而在舞台上，則還不曾有過一次較滿意的表演呢。劇本缺乏，舞台上沒有人工作。我自己呢，當然說不出自己是怎麼樣好法，也只好儘自己的力量幹下去罷。

繼母裏面所寫的家庭間的衝突，兩個時代沒有法子接近的悲劇，我是，極力避免多分的感情，避免誇張，避免那似乎是專為揭發醜惡的那態度而寫的。我想平心靜氣來看看家庭底悲哀，把事實恰如其分拿出來。家庭這兩個字，曾如疾風暴雨似的打動過一時人心的，不知道怎麼樣又消沉了下去。我以為，像家庭問題之類，怎麼樣說通不中用。這是屬於我們的行為，只有行為才可以解決。所以，像繼母和

她女兒的衝突，我並沒有解決的方法，只好讓她們離開，把爭鬥暫時緩和下來。這並不是一種辦法，因爲爭鬥的原因和爭鬥的情形都繼續着；但我却想不出什麽別的辦法來，只好暫且這麽做做再說罷。

依現在的心情看來，家庭終於是屬於進化的路子上一個重要的步驟。這個教給人們更其互相認識，教給人們更其忘記了自己，雖然這裏面含了無窮的創痛——而創痛或者不是完全不可免除的罷。所以，柳筠如的態度是非常和緩的；她雖然失敗了，却並沒有連希望也失敗掉。

這個劇本裏面是沒有什麽主張的，對藝術或是對人生。寫的時候，無非想寫一個劇本，把我所看到的一些裝進去。這個劇本的態度

是，沒有像後來所寫的一些獨幕劇那麼嚴肅的。現在我是，漸漸的想要用我自己的法子寫劇本了。

這個劇本，還有從前寫的不忠實的愛情，離婚兩劇，本來也想就讓他們消滅下去，所以雖收入狂飇叢書，終於沒有出版。近來覺得就印出來罷；自己既然可以花幾個錢，人家看了也不會怎麼樣叫倒霉，則也未嘗不是很可以的事。照自己的眼光看來（自己的眼或許不大容易靠得住罷），則國內的劇本也並還不曾怎麼樣跑到這些劇本的前面去了，這也是使我放胆的一點原因呢。

戲劇到底會是怎麼樣，誰也不知道，我自己呢，只有些空虛的希望（空虛的幻想？）。這些希望，這些理想，將來會發展成什麼形式，

只有時間能告訴。但是，我覺得近來情勢是稍好一點的，比如國劇之類，豈不是只空嚷嚷就完事，終於不能撒下什麽荆棘在道路上嗎？則一切又只待我們努力而已。

這個劇本當然不是怎麽樣成功的作品，但也是我努力的一部份。讓時間使他消逝，讓時間爲我們產生出更好的東西來。

十七年十一月，作者。

繼母

三幕悲劇

劇中人：

程子樞，三十七歲，工程師，一個中等身材肥胖的體面的人。

柳筠如，他的繼妻，二十一歲，女畫家。

他的姑母，五十九歲。

周建祇，他的表兄，約四十歲。

周程氏，建祧的妻，一個常住在子樞家裏的客人。
程愼容，子樞前妻的女兒，十八歲。
程靜齋，子樞的族叔，六十多歲。
胡用文，子樞的朋友，四十多歲。
周其昌，十一歲，建祧的侄子，孤兒，由子樞的姑媽撫養着。
劉媽，約五十歲的女僕。
兩個工人。
本劇的事實發生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天，醴陵東鄉的一小村，程子樞家裏。

第一幕

第一場

三開間兩進式的屋子的中廳，大門在左邊，開時可以看見外面的空地同竹籬的一角。

幕開時慎容靜悄悄地劈麻。她是一個瘦弱的大眼睛的青年女人，顯得比她實有的年齡大，舉動憂鬱，似乎有點拘束。但是在言動之間，還可以看得出固有的倔彊的性質。她穿着鄉下女人的衣服，深藍

色夏布的。她旁邊有一個盛蔴的竹簍，一個浸蔴的水盆，另外還有一面盆水。

她靜靜地劈蔴，無意中露出一點嘆息來。

表姑母周程氏從後上，同樣的服飾。從貧苦與依賴的環境裏，養成了她的阿諛同狡詐。

表姑母　愼姑，劈蔴嗎？這麽熱的天氣，也不歇一歇？今天下午眞熱！

愼容　沒有什麽。吃過飯無事，隨便劈幾絲玩兒的。誰拿着當一件正經事做。奶奶呢？

表姑母　奶奶睡中覺去了。

（走近看她劈的痲。）

眞好，愼姑怎麽劈的這一手好痲！又細，又勻淨，眞是難得。

（坐在她的旁邊。）

從先我筷子粗的到也會劈幾絲。現在可不行了，老了，做什麽都得戴眼鏡，簡直有時候還趕不上奶奶呢。

愼容　這算什麽。天氣熱，手上有汗，老是劈不好。要不是常洗手，痲一沾汗就脆了，容易斷。

表姑母　愼姑眞細心——活像你媽從前一樣。哎，提起你媽來，又是十多年的事了。她老人家，眞的，又賢德，又和氣，又精明，誰趕得上！不說別的，就是劈的那一手好痲，也怕只有愼姑才學得像呢。

（愼容嘆了一口氣，又繼續劈麻。表姑母時時注意她的神情。）

你媽是甲寅年過去的，今年甲子，甲對甲，整整十二年了，日子眞過得快！愼姑，你媽的樣子，你大概全不記得了罷。

愼容　那時候我剛六歲呢。不過奶奶常對我提起我媽來。

表姑母　我到想起來了。昨天收拾的那間東廂房裏，看見有你媽的一張畫相，就是畫的不大像。現在顏色也褪了，更看不出什麽來了。那間屋子，收拾給你爹住的，我把那張畫重新掛好了一下。

愼容　我媽的遺念，現在恐怕只剩這一張像了。

（嘆一口氣。）

表姑母　（起來撫着愼容的肩。）

不要這樣。愼姑姑。你爹今天不是囘來嗎，你該快快活活的。你爹好幾年沒囘家了。

愼容　爹爹這次特爲囘來過節的。

表姑母　你新媽不是也一塊兒囘來嗎。這位新表嫂，我還沒有會過，很想見見呢。聽說這位新表嫂年紀輕輕的，進過什麽大學堂，懂得新學問，是不是？想來人品一定好的，只不知道有你媽那樣賢德和氣沒有。

（愼姑好像不理會似的。）

愼容　我媽是什麽樣子，現在一點通想不起來了。

表姑母　怪不得，一點點大，那裏能夠記得呢。我表嫂呀，矮矮

的，胖胖的，不大說話，一天到晚埋着頭默默地做事，待人眞好極了。——哎，想不到她早就過世了，沒有娘的姑娘也長到這樣大了。

（愼姑停手不劈廡了，嘆一口氣。）

啊，我眞不應該！今天表哥同新表嫂都要回來了，我們該歡歡喜喜的，老跟你提起你媽幹麽。愼姑，你爹六七年沒有回來，到底在些什麽地方呢？

愼容　在北京同漢口的時候多，也到長沙，就是不肯回家。

袁姑母　他這次忽然想到回家，大概是這位新表嫂勸他的罷？今年三月裏過的門，現在差不多三個月了。

愼容　好像是奶奶咳嗽呢，我去看看來。她老人家一起來就要喝

點茶的。

表姑母　愼姑眞會體貼，奶奶也眞有福氣。這樣一個外孫女，比親生的還要强得多呢。

（愼容下。）

（周建祧上，一個穿着長衣服的鄉下人。他想要直到裏面去，被表姑母阻住了。）

表姑母　你？——是你嗎？

周建祧　不是我還有別人？

表姑母　你來幹麽？

周建祧　我聽說子樞老表同他的新夫人一塊兒回來了，特爲來看

看的。

表姑母　要你來獻慇懃！趕快囘去罷，在這裏沒有你的事做。你呀，明明是一句好話，到你嘴裏就變壞了。——子樞表哥還沒有來，放心罷，就是來了，也不用你費心的。這位新表嫂，洋學堂畢過業，到過外洋，哼，只怕她看見你這副嘴臉就夠受了。

周建詠　我，我，我那一宗不如你？——哼，看你永遠不囘家，就死在外頭！

表姑母　夠了，夠了，閑話少說，囘去罷。過了節我也囘去一趟的，只怕屋裏剩不到半升八合米呢。走罷，奶奶睡着了，不要鬧。

（作一個叫他出去的手勢。）

周建祧　我還有話跟你說呢。

表姑母　有話請講。

周建祧　（靠近去，悄語。）

方五少爺的事怎麼樣？

這個到底答應不答應？

（用手向內一指。）

表姑母　（討厭的驕傲的樣子。）

哼，答應！我還沒有給人家講呢。

周建祧　（着急。）

你怎麼不把人家的親事放在心上！方五少爺答應了只要這門親事

成功，一定重重的要謝——

表姑母　空話少說！我難道不知道！人家的姑娘，看得多麽貴重！這事不是一次兩次會成功的。一回沒有說好，下回到斷了這條路了。這裏面我自然有調度有方法的，不用你管。回去罷。子樞表哥還沒有來，就來了也不愛見你這樣的寶貝。奶奶睡了，不要進去鬧。

周建祧　好好，我回去！

（走了，又回頭。）

方五少爺的親事，你可得趕緊辦呀！

表姑母　（生氣。）

那裏來這麽多的瞎說，也不管人家聽得見聽不見，走罷。

周建祧 （喃喃地說，一面走一面埋怨着。）只有她一個人聰明，總沒有我說的話——

（周建祧下。）

表姑母 （思索着，自語）本來，這不是一門好合的親事，不過我們窮人管得了這些嗎？窮，要飯吃，有什麽辦法呢？人家的事好不好，那不與我們相干，窮人是什麽也不管的。——要是往日，這門親事倒說不攏來。現在呀，後娘進了門，不怕那個老東西不聽我的話——慢慢——

（愼容奶奶同上。她是一個很精緻整飭的更老的女人，常常吸煙，用一根舊式的水烟筒。）

表姑母　奶奶不睡了嗎？

奶奶　睡什麽？又罣念着屋裏的東西收拾好了沒有，又罣念着不知道子樞什麽時候到，那裏睡得着？

表姑母　奶奶總是肯操心。

奶奶　大表嫂，我們家裏的事你是知道的。她爹一去六七年不回來，姑娘又年輕，家裏沒有旁的人，我不操心誰管呢？要不是大表嫂常來看望我們，一家子不就只是冷清清的我同幀姑兩個人嗎。說起來也怪不得叫人傷心——你爹還沒有到嗎？

幀容　大概快了。火車三點半到陽山石車站。這裏到車站還有十來里路。現在不過四點鐘，再待一會兒就要到的呢。

奶奶　老葛到陽山石去接去了沒有？

愼容　早就去了。我要老葛到宋家借了兩頂好轎子。還怕爹的行李多，他一個人弄不來，要他多邀了兩個人去的。

表姑母　這次表哥回來得正好，恰巧同新表嫂來給你老人家拜節呢。新表嫂來了，家裏的事，有人經管，也免得你老人家操心，好舒舒服服過日子。

奶奶　說起來話長呢。愼姑她爹，年輕輕的就把爺娘都過了，那時候，就是我帶他帶大的。我把他苦苦地盤到二十歲，愼姑她娘也進了門，又賢德，又能幹，樣樣的事都替我想得到，體貼得到，那幾年我才眞正過了點舒服日子呢。

表姑母　你老人家是一個壽星，將來享福的日子長呢。子樞表哥這樣遠趕回來過節，正是他一點孝心。

奶奶　他那裏記得我？又不是他的親娘。五年沒回來了，大表嫂。這一回要不是新姑娘進門了，他回來？他那裏記得回來。

（周其昌，一個不很活潑的男孩子，歡歡喜喜地拉着程靜齋老先生進來了。）

周其昌　白胡子公公來了，白胡子公公來了。

奶奶　昌好子，不要這麼樣，仔細弄壞了公公的衣服。二爹，怎麼大熱天走來，不怕晒着嗎？昌好子，去給公公倒杯涼茶來。

程靜齋　不熱，不熱，我不喝茶。

表姑母　二爹，你老人家好嗎？

程靜齋　難爲你掛念，我到好。——聽說子樞來了，我特爲來看他的。

奶奶　二爹老遠跑來，就是爲這件事呀。眞不敢當！子樞來信是說今天到，不過剛才愼姑說火車還沒到時刻呢。子樞一到家，我一定叫他到你老人家那裏，還有幾個前輩老人家那裏去拜望的，怎麼敢勞動你老人家自己來。

程靜齋　沒有什麼。要是子樞來了，他遠巴巴地走路，也該歇息歇息的。我橫直沒有事，天天在外面走一走，只當耍耍。怎麼愼姑不坐？

奶奶　她們後生，站一站不妨的。愼姑，你去看樱子蒸好了沒有，拿來請二爹吃。告訴劉媽，叫她把晚飯菜早點收拾好，今天人多。昌姈子也跟姐姐玩去。

愼容　早就蒸上的，大槪已經好了。我去看看。

(愼容同周其昌下。)

表姑母　二爹從家裏來的？

程靜齋　不是，我剛到賀家集，在舖裏坐了一會。子樞的新夫人也同來了罷？

奶奶　前回信上是說同來的。

表姑母　二爹還不知道罷？聽說這位新表嫂，在什麽大學堂裏念

過書的，學問頂好，人品也非常之好。就是年紀輕一點，比愼姑大不了多少呢。

程靜齋　唔，眞的嗎？奶奶，子樞娶這門親事，沒有同奶奶商量過嗎？

奶奶　他們外面的事我那裏管得着。新姑娘都過了門才給我來了一封信。

程靜齋　奶奶，我話說得直，請你不要見怪。本來子樞也應該塡房了。聖人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一來愼姑沒有兄弟，二來他一個單身人在外，沒有人伺候，也不方便。不過我想不到他怎麼討這麼一位年輕的。說是比愼姑大得不多，這一來未免太不相稱了。我

向來勸人家，要是前頭有了兒女，總以不塡房爲妥，倒是討小的好。後來娘進了屋，難免不有點——。就比如說胡家罷，那樣的人家，也是——

表姑母　也怪不得他們鬧呢。幾個兒子都有那麼大了，後娘自己也有，誰跟誰都免不了有點私心私意的。

程靜齋　剛才在店裏，幾個人正談到胡家的事呢。

表姑母　胡家五嬸娘進門的那一回，奶奶還記得嗎？他們大的走到他娘墳上哭去了，第二的躲在學堂裏不肯回來，後來還是胡家五爹親自進城去接的。只有小的不懂事，到現在聽說也跟哥哥一塊同後娘鬧了。胡家五嬸娘我見過好幾次，秀秀氣氣一個人，說話輕言細語，

就好像怕氣兒吹了人似的。他那樣闊的人家，我們去了，她非常客氣，招待得極慇勤，毫沒有一點架子。談起話來，也從沒說過前頭娘幾個的壞話。這樣二個人，我想絕不會有什麼壞心眼的。其實呀，幾個小的總有點不應該。無論怎麼樣，看老子的面上，總應該放三分讓，免得老子生氣。

奶奶　大表嫂說的不是嗎。就是胡家的幾個兒子，順卿，少卿，還有第三的叫——叫什麼呀？

程靜齋　第三的叫少卿，大的叫國卿，順卿是第二的。

奶奶　哦。他們三個，那一個不到過我們家裏幾次？一個個彬彬有禮的，不愧書香人家的子弟，家教好。怎麼對後娘就不好呢？

程靜齋　這也難說。他們做後娘的本算難得，就是做兒子的也都知書識理。對外人通是很好的，難道對自己家裏人就壞了不成？我說呀，奶奶，人多口雜，心眼各別；這個疑那人偏心，那個疑這個使壞，左一疑，右一疑，就無中生有地鬧起來了。所以我說後娘是不易討，做後娘的也眞難，尤其是在這樣人心不古的時候。

奶奶　（輕微的嘆息。）

現在的世界可不同了，我也老了。我們當媳婦的時候，四五妯娌，一家幾十口人，大家什麼事不能忍？那裏有半句空話？老輩子通是這樣和和氣氣過日子的。愼容那孩子到也聽話，我平常教她的也都懂。三月間可憐她，爹爹寫信來告訴我新收她後娘的時候，大概是想

起她娘來了罷，我看見她眼睛紅紅的。可是她依然歡歡喜喜的向我道喜。這樣才算懂事，我才喜歡。

表姑母　莫看愼姑呀，年紀輕，禮節比什麽人都懂的多。這都是奶奶平日敎訓的呢。

（愼容上。她托着一個紅漆盤子，上面兩碟粿子，一碟解開，一碟未解開。另外一碟白糖，兩碟精緻的家作糖果。她把這些很謹愼地放在桌上。）

程滸齋　愼姑，累着你了。怎麽不叫劉媽拿來呢？到累你？

愼容　這是應該的，怎麽叫累？劉媽也事多，我讓她在廚房裏呢。

（她給三人都斟上茶。）

程靜齋　你老人家家裏的東西總是這樣精緻的。如今在別的人家再找不出來了。糉子還是用絲線綑的嗎？

奶奶　現在那裏及得老輩子精緻？我向來就不喜歡用蓆草綑，難看。今年聽說子楣要回來，格外多做了點，還是請大表嫂幫的忙。我呢，老了，不中用了。

程靜齋　那裏話？你老人家不用說動手，就是隨便點撥人家一兩句，做出來的東西就不同了。

表姑母　誰及得她老人家樣樣精明，樣樣伶俐？這樣年紀，二十來歲的後生還趕不上呢。

奶奶　近來可眞的不行了。不戴眼鏡，有時候就像個瞎子。從前有愼容她媽在的時候，我到偷了好幾年懶，以後也就懶慣了。她媽在的時候，樣樣事都不要我費心。我剛想到，她早辦的齊齊全全了。

——

（停一下。）

日子眞快，一晃就是十幾年。自從愼姑的媽過了以後，我再也沒有那麽舒服日子過了。第一就是這個小寃家，就跟她爹死娘的時候一樣大。我辛辛苦苦的盤她，也跟盤她爹一㨾。現在也好了，已經長到這樣大，樣樣事也免得我操心了。

程靜齋　奶奶現在又快有舒服日子過了。

奶奶　什麽舒服不舒服。只要讓我安安靜靜地過幾年，埋了這幾根老骨頭就完事。

表姑母　聽說這位新表嫂人到是極體面極聰明的。

奶奶　要體面要聰明的倒是容易。二爹，可是要愼容她媽那樣賢德，會體貼人的恐怕再也沒有第二個了。我一想起愼容她媽來心裏就難過，唉！

程靜齋　也眞是——

（周其昌跑進來了，一進門便很規矩地立着。）

昌妍子，快來吃糉子。

奶奶　二爹，你自己吃罷，他不吃。

程靜齋　小孩子怎麼不吃呢？家裏弄了這些東西，無非爲小孩子的，大人又吃得許多？

奶奶　既然二爹要你吃，接着罷。快謝謝。

（他怯怯地接着糉子，向老先生行禮。）

周其昌　謝謝二爹！

程靜齋　怪懂禮的。

奶奶　呵，我就不喜歡小孩子毛手毛脚，沒有家敎的樣子。昌好子頑皮雖然頑皮，在大人面前還不敢亂。——唉，到底是娘爺都不在的人，我那裏敎管得他許多。二爹，我是一個苦命的人！自己無兒無女，把子樞從小帶大，替他成了家，以後又帶愼姑。還有這一個，一

點點大，也就早是孤兒了。周氏門中，就剩得這一條根。

（停一下。）

別的我到不想，就是想起愼姑她娘來，總叫我——

（拭淚。）

程靜齋　眞是，誰想到年輕輕的死了。好人沒有壽年！

表姑母　我想表嫂總是那個洞裏的神仙，到凡間來走走的，所以早就回去了。

奶奶　她走了倒也罷了，留下這個小寃家做什麽？你看愼容，小小的就死了娘，做鞋，挑花，那樣不是她自己？現在長到這麽大，自已也懂得點事，不要娘也行了，誰想到又有個後娘！

（愼容哭了。她始終默默地聽他們說話，他們也幾乎忘了她在。她一面聽一面感情非常激動，到此時忍不住哭了，但仍然遏抑着。）

表姑母　（她忽然注意到愼容。）哦，怎麽，愼姑娘！

奶奶　怎麽又哭了？

程靜齋　愼姑娘，不要傷心！凡事都有個命定的；命定了無可奈何，自己總要想寬點。

愼容　（勉强遏抑着。）沒有。眼睛進去了點灰。

奶奶　還沒有哭！好孩子，今天是你爹回來的好日子，你莫哭。你娘——

（她咽住說不下去，慎容幾乎放聲哭了。）

程靜齋　子樞大概還要一會才回來罷。天不早了，我先回去。

表姑母　二爹再坐一會罷。火車想必已經到了。

奶奶　總快來了。

程靜齋　我回家去看看，晚上，或者是明天再來罷。好在隔得近。

奶奶　眞不敢當！子樞後生家，要你老人家跑來跑去，眞不敢當！回頭他來了，我一定叫他到二爹家裏拜望去。

程靜齋　不必，不必。他遠遠的跑囘來，應該歇一下，我呢，當玩似的，走走不要緊。

奶奶　昌妤子，送二爹去。

（程靜齋周其昌下。）

奶奶　（她望着兩人走了之後，囘頭對愼容。）愼姑娘，好孩子，莫哭了！你一哭，我心裏更加難過。眞的，這也是想不到的事。你娘死了那麽多年了，你也長成人了，想不到你爹又娶個後娘，雖說你娘沒有留下什麽，無後爲大，也不該娶個這麽年輕的。不過，秋姑娘，做女兒的總以孝順爲第一，無論前娘後娘，都要一樣的孝順。

（停一下。）

我每每看見人家屋裏子女跟後娘不和，總沒有好下場的。你平日明白道理，這些話倒不用我多說，不過也要留心點。要曉得，我也老了，終久不是你家裏的人。

（停一下。）

你爹大概就要到了。你後娘聽說是學堂裏出身的，家務事未見得那麼在行，應該做的事，你還是做——唉——

（咳嗽，說不下去了。）

表姑母　（走近去給她搥背。）

愼姑，你莫哭了。你哭，惹得奶奶也傷心了。快來給奶奶搥搥

背。奶奶說的話都要聽。

奶奶　我也眞老了，近來說幾句話都費勁。難爲你，大表嫂。再不要哭了，孩子。

（愼容忍着眼淚上去給奶奶搥背。）

表姑母　你老人家好生保養着，家裏的事橫直是這麽的，你老人家犯不着操心。

奶奶　我何嘗操什麽心呢。

（周其昌跑進來。）

周其昌　姑爺囘來了，奶奶！姑爺囘來了！

（三人都吃一驚。）

表姑母　那裏？

周其昌　老葛挑着東西進來了。

奶奶　眞的嗎？

周其昌　眞的，眞的！我接去。

（周其昌下。）

奶奶　好孩子，你到裏頭去歇一歇罷。

表姑母　眞的，秋姑，你去歇一歇好。你爹來了，只說你傷了點風在睡覺。免得看出你眼睛紅紅的。

奶奶　好孩子，去罷。

（愼容默然入。）

唉，孩子大了眞難對付！

表姑母　你老人家不要着急，過一會兒就好了的。沒有什麽。

（老葛同另外一個工人挑着網籃、皮箱、藤箱同皮包之類進來。）

老葛　先放在這裏，轎子裏還有東西。

（他們又出去，隨後拿着手提包、傘之類進來，東西很亂地丟在一地。）

（程子樞，柳筠如同進來。他穿着中國式的服裝，一個胖胖的體面的紳士，臉上修得很光，說話的聲音是空洞的，常帶着快樂的調子，舉動也是輕颺而快活的，好像他一切都非常滿足，幸福。

她是一個很年輕的女郎，身體同顏色都很康健，說話很快，舉動

敏捷活潑，常帶着好奇的疑問的像子。她穿着新式的學生服，戴帽，披着一條輕紗圍巾。

（周其昌怯怯地跟在後面。）

程子樞　姑媽您好？呵，表嫂也在這裏！好嗎？

奶奶　（她早已站起來了，感情非常激動。）

你眞的囘來了嗎，子樞？

程子樞　（對筠如說：）

這位是姑媽，撫養我大的那位姑媽。這位是周家表嫂。

筠如　（向她們行鞠躬禮；她們用萬福囘答，好像不大自然似的，尤其是老奶奶。）

姑媽你老人家好？表嫂好？

奶奶　你好？　唉，不敢當——眞的回來了，子樞！想不到這樣快！

表姑母　（同時說。）不敢當，不敢當，表嫂好嗎？

程子樞　我到底回來了，姑媽，是不是？姑媽老埋怨我不肯回家，看，現在一回來就是兩個！不獨我回來了，把她也帶回來了。你老人家到還是從前一樣康健呢。

（他忽然回顧，尋什麼似的。）

愼容呢？怎麼愼容不來接我？

表姑母　愼姑傷了點風，剛吃過藥，奶奶叫她睡着發發汗去了。

程子樞　那不要緊。（對筠如說。）回頭我叫她來見你。

周其昌　姐姐在這裏哭——

（表姑母同奶奶一驚，趕緊禁止他。子樞忙着脫衣服，沒有聽見。筠如本來半低着頭的，這時抬起頭來，很快地向大家望了一下。）

（幕落）

第二場

同日的晚上，一間舊式的臥房。左右兩扇門，後方偏左兩扇相連的窗。右邊的門通外室，左邊的門通廂房。窗右用五尺高的幔子把床和房子別的部份隔開來。窗下一張條桌，左邊兩張舊式木櫃，櫃前一幅屏風。屋子中間靠左一點一張小的橢圓桌子，幔子左邊一張躺椅。門開時可以看見後面的小菜園。

幕開時子樞佈置圍屏，筠如拿一塊桌布蓋在中間的桌子上，劉媽正掛好了幔子，把牠拉正。

筠如 （對子樞說。）

再斜向窗邊一點——好了——就是這樣罷。這種木櫃眞板滯極了，眞是老大帝國的產物呢。

(對劉媽說。)

掛好了嗎？

劉媽　是這樣嗎？太太。

(她從櫈上下來，拂了灰。)

筠如　好，現在你出去罷，等我叫你的時候再來。喂，把燈就送來罷。

(劉媽下。)

程子樞　(他睡到躺椅上。)

到底是藝術家。這屋子經你稍微佈置一下，就覺得舒服多了。剛才那樣子眞難看，簡直不能住。——很有藝術的手腕。你今天累不累？

筠如　還好，到不覺得怎麽樣。

(她走進幔子裏面去換了一件衣服。)

鄉下的屋子不是太亂就是太齊整，再不然就是太擠，堆上許多許多的東西。現在用幔子一隔，淸爽多了。

程子樞　屋子裏面怎麽樣佈置，我大不理會，這於我是太細緻了。我所知道的是屋子怎麽樣結構，材料怎麽樣分配。可是這個屋子，並不是我弄的，所以弄成這樣幾開間幾進式的東西。

筠如　我也以爲這要是一個建築家建築出這樣的屋子來，那才倒霉呢。這眞是最惡劣的建築法，不過也適宜於鄉下，鄉下一切都是這樣板滯，無生氣，毫沒有美感的。

程子樞　鄉下自然是這樣的。不過你爲什麽要到這裏來呢。依我的意思，這次很可以不回來的。

筠如　這也有我的理由。

程子樞　你說給我聽。

柳筠如　(開頭說得很慢，調子也弱，後來愈說情感也漸漸强了。)

第一，我想看看你的家庭，看看你的孩子。我很想領略一下這頗

爲奇怪的地位。我現在是忽然一下子變成母親的身分，想領略領略這母親的心情。第二，城裏住膩了，想來賞玩點鄉下的風景。還有，我從先對你說過的，我父親在的時候，曾在醴陵住了幾年，那時候我母親我妹妹都在世，我回憶起那時的生活覺得很快樂，所以現在很想再到這舊遊的地方。況且鄉下人也自有他們的樸直可愛處。

程子樞　這一點我的意見是跟你不同的，也許因爲我是工程師你是美術家的原故罷。我不喜歡鄉下人，也不喜歡鄉下的地方。我以爲鄉下是太枯燥單調了。

柳筠如　（她拿一塊手巾，細細地展開來，又疊攏去。沒有理會子樞的話。）

我一想到現在我忽然做了母親，在我心裏，不由得起了一種異常的感覺，使我非常高興，又非常驚奇。我覺得前途很光明又很茫昧，很快樂又很混沌。我的生活，好像變得更其高尙，更其莊重，更其有意義。當我看見那麽大的女孩子在我面前，叫我一聲『媽』的時候，好像一件本來應該有的，但是我不曾知道的事，出其不意，忽然在我面前發現，使我非常驚慌；但立刻明白了是怎麽一回事，又使我非常歡喜。子樞，這眞是我有生以來所受的一次很大的感動呢。子樞，要是那時候你留心，你一定看見我臉上發紅，覺得我心頭跳動的。

（停一下。）

母性的本能在我胸中抬起頭來了；但是來得太快，太出乎不意，

使我幾幾乎受不住呢。

程子樞　你眞是受寵若驚了。。我出去的時候，愼容才十二歲，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老人的改變常常不及小孩子那麼大。我覺得我自己的樣子跟出去時還差不多，她却完全變了，現在她已經完全發育了。

柳筠如　你那『發育』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程子樞　怎麽？

柳筠如　『發育』嗎？她並沒有完全發育，不過完全長大罷了。你沒有注意她的身體不很康健嗎？

程子樞　我沒有留心。

柳筠如　我們女人對於女人的視察常常很銳敏的，尤其是與自己有關的女人。你沒有注意她那單瘦的身子，青青的臉色，同那大的可怕的眼睛嗎？子樞，你看，我的年紀比她大，所經歷的也比她多，可是粗看起來，彷彿覺得她比我還要老呢。尤其是她那拘謹的樣子——拘謹的樣子！

程子樞　鄉下的女人，都有些拘謹的；就不獨女人，男子也差不多。像在都會裏、俱樂部、跳舞室、宴會廳、遊藝場，那一種通達瀟洒快樂的樣子，在鄉裏是無論如何都找不出來的。所以我總不喜歡鄉下。

柳筠如　不過你從前怎麼不叫她進學校？

程子樞　我那幾年境遇不大好，心情也不好，奔東走西，幾乎把家全忘記了。後來一年又一年地，也就馬馬虎虎過去了。

柳筠如　這實在是你的不應該。現在你的家裏，簡直陰沈沈的沒有一點生氣，不獨沒有一個活潑的人，簡直連一個康健的人都沒有呢。那個男孩子是誰？

程子樞　我姑媽的孫子。

柳筠如　大概十一歲了罷？

程子樞　差不多——十二歲了。

柳筠如　簡直拘束得可憐，那裏像一個十二歲的孩子？還有個叫作什麼表嫂的呢？常住在這裏嗎？

程子樞　她家很窮，丈夫又不成器，終日閑蕩，她只好住在我家裏了。那個人我到不大喜歡，不過家裏沒有人，讓她作作伴也好。

柳筠如　那一種瑣屑親媛的神氣，我眞有點受不住。

程子樞　就是因爲這些原故，我所以不喜歡住在家裏的。你以爲鄉下人樸直天眞，可是實際上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們麻煩極了，瑣屑極了，並且有許多許多的古怪規矩，使你一點也不自由。你要不依着做，就有許多人注意你，議論你，隨處防備你，把你逐出他們團體之外。所以鄉下眞不是好住的。尤其是什麼都不方便：住屋子也不方便，買東西也不方便，吃飯也不方便，走路也不方便。從前住在鄉裏，我眞膩極了，討厭極了。你就是想找一個玩的地方，散步的地方

都沒有。

柳筠如　本來在城裏有時候是方便一點。

程子樞　舒服多了。在北京的時候，我們每星期六晚上，總是到眞光劇場，或者北京飯店的跳舞廳，消遣我們晚上的時光，回來以後，便找一個精緻的小館子，五雲齋，太和春，要吃西餐的時候就到大陸飯店。你不大會喝酒，總是喝得臉紅紅的。那一種優美的生活，眞使人很久很久以後還要回憶的。

柳筠如　那一種生活誠然可以留戀，然而久了以後也覺得有點寂寞，總覺得人太少了。有時我想起要是在一個大家庭裏一定是很熱鬧的。現在我們居然有了母親，有了孩子，雖然都不是自己的，但總

是很優柔的安慰呢

程子樞　現在最使我不能忘的，就是那些交際的宴會，多麽有趣，多麽快樂！那實在是最好的生活，你以爲不是嗎？

柳筠如　自然是的。

（停一下，她回憶着。）

從先我有一個妹妹，一個小妹妹，後來可惜死了。她在的時候，眞使我非常愛她。我們同在學堂裏，她小，一切的事都由我照料、經管。那時候常使我感到安慰，母性的安慰呢。我以爲有一個可以經管、照料的人，眞是女人很大的快樂。後來我妹子死了，我常時感到寂寞，往往無端起了一種缺少什麽似的感覺。這種感覺，不僅是親密

的朋友所能滿足的，你明白嗎？我初看到這個孩子的時候，心裏幾乎跳起來了，因爲，因爲——

程子樞　這個孩子到也不壞，很能夠懂點事。

柳筠如　不過孩子太懂事了也不很好的。早熟的孩子才太懂事，尤其是沒有父母的孩子。

程子樞　（含笑。）

那麼你呢？

柳筠如　我，我？我小的時候，並不太懂事，一直到現在，還不很懂事，也許還有點孩子氣。——在你們這樣的家庭裏面，有點孩子氣到不是一件壞事情。怎麼你給那孩子取名愼容，那樣一個道學氣的

名字?

程子樞　這個嗎?我記不起是什麼時候取的。——也許不是我取的罷,記不清了。

柳筠如　這個孩子太拘謹,總得叫她活潑一點才好、

程子樞　那全靠你了。至於我,我沒有這種力量,也沒有這種願望。一到家裏,什麼都不由我自主了。我也隨便敷敷衍衍。橫直住不到好久,我又一跳往城裏去了,理他呢。

柳筠如　這簡直太不負責任了。

(劉媽上,拿一張名片交給程子樞。)

劉媽　有位客來會老爺的。

(程子樞起身向外走。)

柳筠如　誰來會你？

程子樞　一個老同學，胡用文，住在鄉裏的。

(程子樞下。)

柳筠如　劉媽，你去預備茶。

(劉媽下。)

(程子樞胡用文同進來。胡用文年紀跟程差不多，但比他蒼老；舉動很遲滯，一切都顯得是個抑鬱性質的人。)

程子樞　眞歡迎極了，老朋友，想不到你會來看我，這麼快。

胡用文　我來晚了一點，不大合適，不過一知道你來了，我又等

不到明天。眞攪擾了。

程子樞　客氣客氣。好，閑話少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胡用文先生，這是柳筠如女士，我的內人。

柳筠如　（她跟胡用文互鞠躬。）

請坐，請坐，不要客氣。

（劉媽送茶上，復下。）

胡用文　我眞爲你們的幸福祝賀！半點鐘以前，忽然聽見人家說你回來了，起初我不信。後來知道你果眞來了，我立刻就跑。我們，六年不見了。

程子樞　沒有。我們在長沙還見過一次，忘了嗎？

胡用文　哦，不錯，在長沙見過一次，時候短極了。我從先以爲你們永不囘來了，誰知道忽然出現，又是兩個一起的。我眞爲你們的幸福祝賀。你怎麽不寫信告訴我呢？

程子樞　對不起，忘了。我們本是臨時想起要囘來的，事前毫無準備，信也忘了。

胡用文　那也不怪你。程夫人路上好嗎？路上大概不好走，一定不好走的。

柳筠如　路上也還好，不十分覺得怎樣，就是車走得太慢，又太擠，有點討厭。我們本買的頭等票，幾幾乎連二等車也坐不上呢。

胡用文　你們眞是一趟很快樂的旅行。你們眞幸福，我眞羨慕，

子樞，我們六年不見了，哦，是五年。你臉上一點也看不出來，依然是那個樣子。你看我怎麼樣，我怎麼樣？你看，我胡子這麼長，頭髮也白的多了。我才四十歲呢！

程子樞　眞的，你比從前老的多了。恐怕，身體也比從前差一點？我以爲鄉下住着總不大合宜，還是城裏的好。這幾年你在鄉下怎麼樣過的呢？

胡用文　我嗎？最好我不說，等你先說了你的，說你的快樂的歷史。

程子樞　什麼快樂，也不過那麼一回事。不過我自己覺得也還不很倒霉罷了。我自從民國五年銻礦失敗了以後，便決定再幹我的本

行，可是鬧了很久，什麼事也沒有。後來人家給我介紹替王占元建一所別墅。屋子還沒蓋好，他已經失敗，我也跑到北京去了，馬馬虎虎在政界混了幾年，這中間到有一件很可紀念的事，就是前年冬天，我跟筠如認識了，這大槪可以說是很幸福的事，只有這一件。以後便是做照例的題目，結婚，那你也知道了。

胡用文　題目雖一樣，文章却有許多不同呢？我也是結婚，我的結婚却不高明得很。

程子樞　我知道你在民國七年續絃的。

胡用文　說起來也很可笑，當時家裏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反對我的。我的母親，我的兄弟，連我的兒子，差不多都是反對我的。

一個在家裏生氣，一個睡着不肯起來，一個跑到他娘墳上去哭，一個躲在學校裏——可笑透了。

柳筠如　那你的夫人恐怕覺得不大舒服呢？

程子樞　（憂鬱地笑。）以後的時光，實在不能說是舒服的。他們簡直常常鬧，常常鬧，我始終找不出他們鬧的原因來。於是乎我只好躲開，躲開了完事。你以爲我怎麽樣？老朋友，說給你聽罷，喝酒，下棋，天天找智通庵的慧圓老和尙。他也能喝點酒，我們到還對勁。

程子樞　用文，你這幾年的生活完全是在枯寂裏面過了，眞可憐你。

胡用文　枯寂極了！可是有一件事却大進步，喝酒。鄉下的穀燒我現在一喝一斤多，每頓如是。

柳筠如　胡夫人恐怕更加煩悶呢，她老是在家裏，不能出來。爲什麽常常鬧呢？

胡用文　誰知道？我那裏管得着？一些極小極小的事，搗鬼！不是這個說閑話，就是那個生氣；不是這個吵，就是那個鬧。後娘跟兒子，永遠沒有一句好話說的。我懶得聽，也懶得問，隨他們愛怎麽樣就怎麽樣。我呢，喝酒，下棋，其餘的我不管。

（憂鬱地笑着。）

這樣過日子到也不壞。

柳筠如　胡先生很可以多到我們家裏來玩的。子樞也是一個不慣寂寞的人。脚剛踏下鄉，就嚷着要到城裏去了。能夠有胡先生長來好極了。我很希望胡夫人也能夠一塊兒來。

程子樞　是的，你到我這裏來，大概會比到庵子裏作和尙去好點。用文。

胡用文　那不用說，我自然要來的。到了你們這幸福的家裏，我自己也會覺得幸福呢。

（劉媽上。）

劉媽　胡老爺家裏來了一個人。

胡用文　（稍微吃驚。）

是我家裏來的人嗎？什麼事？

劉媽　說是老太太叫來的，說是家裏有事，接胡老爺回去。

（劉媽下。）

胡用文　（停了好久才露出苦笑來。）又鬧了，永遠是這樣的！子樞，要不是老朋友，我眞覺得害臊呢。這樣的家庭，眞是——！唉，好罷，我回去，下次再見。

程子樞　不要緊的，家裏總多少免不了有一點閑事，過一會兒就好了的。

柳筠如　胡先生最好勸勸胡夫人，不要煩惱。有閑很希望到我們這兒來玩。

胡用文　（用手攔着程子樞，不讓他出來。）
不要送，不要出來！你送我到不高興，讓我一個人走。我說不要出來！
程子樞　那麼我不送了。對不起！再見！
（胡用文蹣跚地出去了，樣子很頹廢。）
柳筠如　這實在是一個不幸的人呢！
程子樞　我早就聽說過他家裏不很和睦，想不到他竟頹廢到這個樣子了。
（默然。筠如忽然起來，兩手握住子樞的手，眼睛望着他。）
柳筠如　我們的家庭一定是很幸福的，一定是很幸福的。

（幕下。）　（第二場完。）　（第一幕完）

第二幕

（距第一幕一天。）

佈景：——

與第一幕第二場同

早上七點多鐘，太陽正照在窗上

柳筠如　（剛好旋手表的發條。）

鄉下的天氣眞好。現在還不到八點鐘呢。在城裏我很少有這樣早就起來了的。

程子樞　（他懶懶地躺在椅上，好像還未睡足。）天氣倒不壞，也就是這麽一回事。早上的鳥兒老把我鬧醒了，倒有點討厭呢。

柳筠如　奇怪！叫得這麽好聽的鳥兒，你到說他們討厭。

程子樞　這大概是你們藝術家的意見。至於我，我是一個工程師。我的眼睛同耳朵，是不宜於那些細膩精巧的東西的。譬如看見一個山，你一定想到怎麽樣秀麗，怎麽樣優美，而我只知道那裏可以築房子，那裏可以建工廠，是不是？所以早上的鳥兒，除了鬧醒我以

外，我是不覺得有其他意義的。

柳筠如　那麽你爲什麽常常到音樂會一類的地方去呢？你不是很高興嗎？

程子樞　因爲那是人的交際。那意義不在於音樂一類的東西，而在於交際。人類的音樂跟什麽鳥叫之類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柳筠如　一個完全的物質崇拜者！

程子樞　大槪是這樣能。

柳筠如　那麽你對於我的畫呢？

程子樞　哦，這又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譬如一個人儘可以不愛風景，而愛風景畫，儘可以不愛音樂而愛唱歌，儘可以——

柳筠如　夠了，我不高興聽你這些强詞奪理的——

程子樞　是强詞奪理嗎？

（筠如笑了笑，不回答。停一下。）

程愼容上。她托着茶盤，上面有兩盞碗茶，兩碟家製糖果。

愼容　兩位老人家好嗎？

（在兩人前很敬謹地各放了一杯茶。）

爹，喝茶，媽，喝茶。

柳筠如　你何必這樣拘禮，愼姑娘？我們喝茶，教劉媽送就得了，何必累你送！

愼容　沒有什麽。應該這樣的。

柳筠如　愼姑娘太客氣了，一家人總以隨便點好，太拘禮反到覺得生疏了。長日相處的，那能講那麽多的禮節呢？

愼容　是。

柳筠如　你不喝茶嗎？

愼容　我那邊有。

程子樞　奶奶起來了沒有？

愼容　剛起來呢。

（愼容下。）

柳筠如　（望着愼容走去。）這個孩子太拘禮了。這樣拘束，這樣老成，簡直連一點青年氣象

都沒有。

程子樞　我們家裏的規矩就是這樣的。

柳筠如　多麼討厭的規矩！大概是那位老奶奶要是這樣的罷？我看她簡直像十六世紀的人物。唔，不獨她自己是十六世紀的人物，把孩子們也通帶到十六世紀去了呢。昨天眞把我麻煩透了。

程子樞　昨天過節，你又是新娘，所以禮節特別隆重點。為的尊敬你呢！

柳筠如　可笑透了的禮節。好的昨天我還不肯依着磕頭，不然，恐怕非鬧得腰酸背痛不止呢。眞是無聊透了。初來一下子，我莫明其妙；好在馬上記起了是在鄉下，才沒有笑出來，眞可笑。

程子樞　鄉下照例是這樣的，老法子，簡直沒有辦法。你不照着做，他們就笑你。你要對他們說可以變動一下子，那他們一定回答你說，老輩子都是這做的，難道有錯的嗎？自然是城裏好。都會裏面，你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誰也不會干涉你，誰也不會注意你的。

柳筠如　你簡直完全放棄你的責任了，你不能夠——

程子樞　在這裏完全不是我的勢力範圍之內，這是些老前輩的領土，什麼事都不由我作主。所以我只要怎麼樣能敷過去就能，時候到了，就往城裏一跳，什麼事都沒有了。

柳筠如　不錯，你的主意到不壞。

程子樞　我知道你會笑我的。在這些事上，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的。快八點了？我還得去看一個老前輩，去晚了人家又得議論。其實昨天早應該去了。

柳筠如　我也想出去走一趟。

程子樞　那兒去？

柳筠如　我一向沒有動筆了，來的那一天，我便留心到隔這兒不遠的一處地方，小山上很好畫畫，松樹也長得不錯。趁今天天氣，出去畫一趟到也有趣。再等一會太陽高了，就熱的不能畫了。

程子樞　由這一點看來，你住在鄉下是合宜的。我的紗馬褂呢？

柳筠如　你不是不喜歡穿嗎？我給你收在箱子裏去了。

（她走進幔子裏。）

程子樞　見老前輩不穿馬褂是不恭敬的。倒霉，我還得走去。我們一塊兒出去罷。

柳筠如　不；我還得收拾收拾畫具。你先走罷。

（她拿馬褂給子樞穿上。）

程子樞　那麼我先走了。奶奶問，你說我到宋老伯家裏去了。大概坐不到一會就要囘來的。

（程子樞下。）

（筠如走進幔子裏提出一個長條形的箱子，打開來，取出畫架，畫箱，順手取出幾張畫片，展開看。）

柳筠如　他囘來的時候，又可以看見我的新作品了。到這樣舊遊的

地方寫生倒不壞。——這張和他在一塊兒的自畫像還可以，掛出來罷。

（她尋求一個掛的地方，後來看到櫃子外邊一張中年婦人的畫像。）

這是什麼東西？太難看了，換掉罷。

（她取下那張畫換掉，隨手把舊的撕了，然後掛上那張自畫像，自己鑒賞了一會。她檢查一下顏料畫筆之類，取出一件畫衣，預備穿上。愼容入。）

愼容　爹沒在這裏嗎？

柳筠如　他出去了，說是宋老伯家去了。

（愼容轉身要走。）

你現在沒有什麼事嗎？

愼容　沒有什麼事。

柳筠如　那麼你在這兒坐一會罷，愼姑娘。我們可以隨便談談話。我們還沒有詳細說過一回話呢，是不是？

愼容　是。

柳筠如　不要這樣拘禮，隨便點。

（她讓愼容坐在桌旁，自己坐在躺椅上。）

我們可以隨便談談說，不論什麼。你進過學堂沒有？

愼容　小的時候也讀過兩年書，後來爹不在家，我便沒有讀了，留在家裏。

柳筠如　你在什麽學堂讀過書呢？

愼容　從先在縣立兩等小學堂。

柳筠如　縣立兩等小學堂？哦，你不是民國五年在縣立兩等小學堂讀書的嗎？

愼容　是的，民國——民國四年，民國五年我都在那裏念書。

柳筠如　那時候你家裏住在北門下，是不是？

愼容　是的，就是那一年我們搬到鄉下來了，這裏是家裏的祖業呢。

柳筠如　妙極了！你一定想不起來。民國五年，我也在醴陵縣立兩等小學堂讀書呢。怪不得我一聽見你的名字就有點疑心。程愼容，

好像很熟，老想不起來。

慎容　怎麼媽也在那裏讀過書？

柳筠如　一點不錯，我們是老同學呢。那時候我爹正在礎業公司當經理，讓我在縣立小學讀書。我的名字不叫柳筠如，叫柳淑珍，筠如是到北京以後才改的。那時候我在高三，你在初四，是不是？

慎容　（囈語似的。）不錯，柳淑珍，柳淑珍！

柳筠如　（跳起來了，非常歡喜。）現在你想起來了罷？現在你知道了罷，我並不是外人。

慎容　（依然同樣的音調。）

你從先叫作柳淑珍嗎？

柳筠如　除了我還有誰？我從先叫柳淑珍，現在叫柳筠如，還不同是一個人嗎？眞的，你連老同學都忘記了。我們上學放學，還不知道同走過多少次呢，你忘記了嗎？你怎麼連這個都忘記了呢？

愼容　（努力復活她的記憶。）七年，八年，八年了。我在家裏住了八年，學堂裏的事，那能不忘記呢。

柳筠如　（拉一張椅子同愼容坐在一處。）唉，眞是，老留在家裏眞不好，不是一回事。那時候你才，才——？

愼容　才十歲呀！

（這一瞬間，她浸在回憶裏，眼睛充滿着喜悅，非復平常拘謹憂抑的樣子，她的臉上露着光彩。）

柳筠如　那時候你十歲，我十三。我還記得你梳着一個小辮子，早上常站在門外等我，等我一同到學堂裏去。是不是？我們下了課，常常在學堂後面的一個土山上跑，記得嗎？

愼容　我記起來了，我們下了課，老是就擱着不肯走。在學校裏玩，常常鬧到家裏的人來叫。還有余文瑟，還有宋婉音，還有——

柳筠如　還有個順貞呀。

愼容　是的，有她們幾個，我們常在一塊兒玩的。

柳筠如　記得嗎？清明那一天，學堂裏放假，我們幾個在土山上跳，摘蝴蝶花。你一個不小心滾到山下去了。你鼻子摔出了血，還笑着說不痛呢。

愼容　這些事我現在想起來，都好像夢裏似的。不提起來我怎麼記得呢？

柳筠如　可憐！你簡直把什麼都忘掉了。以後，她們的消息，你還知道一點嗎？那年剛好畢業，我爹就把我帶走了。

愼容　沒有，她們的消息，我怎麼能夠知道呢？也就是那年秋天，我們家就搬到這兒來了。我聽說宋婉音同蘇順貞都沒有讀書了，只有余文懸還在學堂裏。再往後也就不知道了。

柳筠如　你整整的在鄉下住了八年，以前的事，也還想起嗎？

愼容　好像前一兩年，還常常想起似的。後來慣了，也就都忘記了，通通忘記了。有的時候，我好像是做夢，眞的，做夢似的，我夢見在學堂裏，同幾個同學一塊兒追着玩，也不知道都是些誰。這樣的夢，我常常做，差不多一兩個月要做一回，並且老是同樣的夢。醒轉來也就丟了，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些什麼夢。就好像我從來沒有進過學校似的。

柳筠如　以後你不想再進學校了嗎？

愼容　奶奶告訴我說姑娘們不要讀多了書，讀多了書不好。爹爹在外面，是向來不管這些事的，所以我就在家裏住下去了。我覺得在

家裏住也好，到不覺得什麼。

柳筠如　你從不想起以前在學校裏的好處嗎？

慎容　間或也想的。還不是想一會就忘了嗎？後來索性不想了。

柳筠如　你看，我爹把我帶到北京，讓我進了中學。中學畢業，又進了美術專門學堂，學的畫畫，去年也畢業了。前年冬天，才認識你爹的。以前的事，我也差不多都忘記了。想不到我來做了你的後娘，眞是想不到的事。

慎容　爹爹，他——？

（喜歡的神情忽然從她臉上消失了，依然是拘謹的，憂抑的孩子。）

柳筠如　當時你爹也曾告訴我說他有一個女兒，但是我怎麽知道是你呢？你知道，這完全是想不到的事，想不到的事。——唉，現在也好。我們原來是很要好的同學，年紀也差不了多少。雖然名分上有點分別，說我是你的後娘，那有什麽要緊？你只把我當做，當做姐姐看好了。

愼容　我，我——？

柳筠如　不要緊的。你最好是把我當做姐姐看待，跟從先在學校裏一樣。我給你梳跑散了的辮子也不知梳過多少回呢。現在你簡直太講禮，太拘束。這麽一來，我們反顯得生疏了。

愼容　（低頭很久，這時决然立起。）

不不，名分是這樣的。你是我的娘，我應該對你恭敬的。怎麽能夠把禮節疏忽了呢？

柳筠如　（笑着站起來，拉她。）這要什麽緊？後娘不後娘，沒有什麽關係的。

愼容　不然，做女兒的有做女兒的本分，名分上是這樣的，怎麽能夠隨便呢？我剛才說話，都覺得太隨便了。媽，你喝茶罷？我給你對點水來。

柳筠如　茶？不喝，我自己來。——你難道不能把名分忘掉嗎？

愼容　（低着頭說，聲音很弱。）這是天生就的，你是我的後娘，我是你的女兒。天生就的。名分

是不能忘掉的——我不能夠。

（低着頭走了。）

柳筠如　（緊着愼容走了以後，憂鬱地說。）

我們的地位使她不能再是我的同學，也不能夠作我的朋友了！

（一個人偶然在屋子裏走着。）

這麽鬱着是不行的，出去畫一點東西罷，野外的空氣也許會使我清醒一點的。

（她把畫箱收拾好，穿上畫衣，提着傘走了。空場約一分鐘。）

（奶奶入，愼容扶着她，表姑母在後面。）

奶奶　你媽呢？

愼容　剛才還在這裏的。我去找找看。

(愼容下。)

奶奶　(她周圍看這個屋子。)

大表嫂，你看我們愼姑娘眞好。這三天來，也眞虧她！我是老了，不中用了。她後娘又是新來，樣樣的都得她招呼。一家的事，都是她一個人理着呢。

表姑母　那還用說？愼姑娘就活像她媽，也有那麼能幹，也有那麼賢德。就說這一次的事能，新表嫂，她的後娘，進來了，眞伺候得一絲縫兒也沒有地週到。要是旁的人，已經是這麼大的女兒了，誰沒有一言半語的？眞是，可憐她！

（愼容上。）

愼容　奶奶，爹到宋老伯家裏去了。媽呢，我聽劉媽說，背着一個小箱子，拿着一把洋傘，剛才出去了。

表姑母　出去了？背着一個箱子？這是怎麽一回事？

愼容　我到各處都找不着，劉媽說剛出去的。

奶奶　到那裏去了呢？

愼容　劉媽也不知道。

表姑母　可不是嗎？她們都是現在時興的，新花樣，我們怎麽知道呢？

奶奶　進過洋學堂的人總給我們老古套不同。我呢，老了，還是

覺得老古套的好。

愼容　奶奶若累了罷，就在這兒歇歇好，不用囘去了。我去把奶奶的茶送來。

奶奶　好孩子，不用茶了，我就坐一會。你也累的，跟我一塊兒坐着歇歇罷。

愼容　（一面走一面說。）我不累。我去把茶拿來再陪奶奶同表嬸娘坐。

（愼容下。）

奶奶　好孩子，累得那個樣子，還說不累。眞怪可憐的。前天想她娘哭了，郎刻聽見她爹來了，又笑嘻嘻的出來招呼她後娘。就是這

一點，眞叫人痛惜。她後娘呀，到底隔開一層了，我看，就未必會那樣體貼她罷。——這樣淸早早的，一個人出去了，也不知道爲什麽。

表姑母　這位新表嫂到是聰明，體面。

奶奶　唉，大表嫂，聰明，體面有什麽用？只要人懂規矩，識禮節，就不聰明不體面又要什麽緊？

表姑母　這也難怪，進洋學堂的人，對於這些上面是要差些的。他們那裏見過老輩子的規矩？就說今天罷，剛過了大節，論理，要是懂規矩的，一早上就該先到奶奶那裏去請安。現在到是奶奶先來了，她反到不在屋裏。

奶奶　我到不講究這些，也不指望她對我怎麽樣恭敬。只要她們

能夠和和氣氣過日子就好了。

（愼容端茶進來，恰好聽見後面的一句話。）

愼容　奶奶——！

（她咽下去沒有說完，只靜靜地把茶放好，隨後是短時期的靜默。）

表姑母　（她起來走着，忽然看見那新掛上的畫片。）呵，這一張像換了！

奶奶　換了什麼？

表姑母　從前這裏掛的一張表嫂的像換了。奶奶，你看，換了一張新表嫂同表哥一塊兒站着畫的樣兒，怪好看的。

奶奶　(她回憶着，沒有聽見後面的一段話。)

唔，那張像是愼容她媽病得厲害的時候，請一個先生畫的，掛了有十幾年了。甲寅，今年甲子，整整十二年，十二年了。

愼容　(她聽見像片換了的時候便已走近去，趁旁人不注意時拾了幾塊碎畫片，看了一下，便藏了。)

奶奶，我到厨房裏去看看一下。

奶奶　你歇歇不好嗎？好孩子，你少管一點。看你累的那個樣子。

愼容　不，我不累。

(愼容急下。)

（表姑母已經覺得愼容的神色有點不對。她輕輕走着，在思索什麽。短時間的靜默。）

（周其昌走進來，站在奶奶旁邊，骨都着嘴。）

奶奶，你又做什麽啦？

周其昌　姐姐不理我。

奶奶　你又跟姐姐鬧了罷？姐姐有事，不要打攪，知道了嗎？出去玩去。

周其昌　我沒有鬧她，奶奶！姐姐醒着鼻涕，眼睛紅紅的。我叫她她也不應。她不理我！

奶奶　怎麽？

表姑母　（拿一個銅子給他。）好孖子，外面買糖去。姐姐不理你，你也不要理她。回頭奶奶要罵她的。

周其昌　我又沒有鬧她！

奶奶　又要大表姑給你錢了！快謝謝●

（周其昌鞠躬下。）

怎麼，愼容那孩子又哭了？大表嫂，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去看看她去，唉！

（站起來想要走。）

表姑母　（站在她面前擱阻着。）

奶奶不要去，沒有什麼事，過一會兒就好了的。奶奶一去她到不好意思呢。我到有幾句話還沒有對奶奶說呢。

奶奶　愼容這孩子到底大了！孩子大了就難對付，大表嫂你說是不是？這孩子不知道又想起什麼哭了！

表姑母　還不是那一些事，免不了的，奶奶。反正是這些事。姑娘這樣大了，什麼事不明白？不過有時候想窄了也有之的。剛才呀，我一個不小心，不該說破了。不說破她到沒有留心到——

奶奶　呵！

表姑母　——這裏換了新表嫂的一張，從前的一張是撕了。剛才愼姑娘也看見了，所以她——

奶奶　撕了！子樞也太不該——

表姑母　這怎麽是子樞表哥做的？奶奶錯怪人了。子樞表哥是知道的，決不會做這件事。新表嫂恐怕是看見那張灰糊了的像，也不知道是誰，所以才撕了的。她一定是不知道是誰，也難怪。進過洋學堂的人，那裏會體貼到這些，那裏會想到前頭還有一個？愼姑娘自然是想到她媽才哭的。

奶奶　那也眞是一個苦命的孩子呢，大表嫂。

表姑母　不要緊的。這樣的事也常有的，算不了什麽，弄弄就好了的，你老人家不要氣。

奶奶　我氣什麽？橫直不是我的人，雖說我帶了她一場，痛了她

一場，也痛不了長久的。在一塊兒的時候痛她一點，過一會兒也就各走各的路了。我一個快要死的人，理得多少？她的爹，還不是我從小就帶大的？他娘爺早早死了，樣樣事都是我，只差沒有吃我的奶。爲他病，一年三百六十日，我沒有舒舒服服睡過一天。現在，還不是嗎，各走各的路！我也明白了，帶是白帶的，痛是白痛的，不中用。隨她自己去能，東也好，西也好，我管不了——

（她流淚。）

表姑母　奶奶何必這樣傷心呢。這不過是屋裏新添了一個人，過不大慣，免不了有點扭扭揑揑的，待幾天也就好了。奶奶，你不要怪我說，我說得直一點；其實，愼姑娘也應該有人家了。姑娘不小

了，自己的娘又不在，早看了人家，早定了終身大事，也免得多少閑事呢。

奶奶　可不是嗎。——大表嫂，這家裏的事你是知道的。她爹不在家，一出去四五年。我能夠做得多少主？就說看定了人家，回頭她爹答應到好。要不答應，我一個老東西，怎麼辦呢？要是我的人，我自然能有個主張。不是我的人，我那能做得主？也曾寫信問過他，只說不忙，不忙，好，就讓他不忙罷。

（淒涼地笑。）

又不是我的人，痛也是白痛的。隨他去好了。大表嫂，是不是？

表姑母　現在子樞表哥已經回來了，又有了一個後娘。依我的意

思，早早定人家，早早過了門，什麽事都沒有了，你老人家也免得操心了。

奶奶　我也是這樣想。不過一時那有相當的人家呢？

（程靜齋周建疏進來。）

周建疏　奶奶在這裏坐呢，子樞表哥呢？

奶奶　二爹請在這兒坐坐罷。他們都不在家，我幾根老骨頭也懶得動了。

表姑母　二爹從家裏來？這樣早！

（她給靜齋倒了一杯茶。）

程靜齋　我本想到店裏去的，路上撞着他，也就順便到這裏來

了。子樞呢？——呵，怎麼要大表嫂倒茶呢？你在這裏也是客呀。

表姑母　我？差不多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在這裏的客呢。

奶奶　子樞聽說到宋老伯家裏去了。

周建秫　子樞表嫂也出去了嗎？眞的？

奶奶　出去了，不知道到什麽地方呢。

周建秫　奶奶，剛才我看見她了。二爹告訴我的，其實我那裏認得呢。子樞表嫂呀，一個人坐在山邊頭，背一個小箱子，不知道做些什麽。穿的那件衣服，才叫作奇怪呢。又像長衣，又像孝袍——

表姑母　你知道什麽，也來亂說！

奶奶　她們進過洋學堂的樣子，我們老古套的人那裏知道。我雖

道能說一句話嗎？

程靜齋　看起來眞是不成體統，一個年輕的婦道人家坐在路邊上！我們鄉下的人家是從來看不慣這種怪樣子的。

表姑母　二爹還沒有看見家裏呢。奶奶到比從前還要操心了。

奶奶　我幾根老骨頭要什麽緊？想得到的說一說，來得動的做一做，左右是管點閑事，兩腿一伸也就再不管了，那日子也快了——只是愼容那孩子，我眞替她怪可憐的。那孩子，二爹是知道的，那一件不佘人愛？那一宗不佘人痛？身子本來不大結實；這幾天來，一天忙到晚，叫她她也不肯歇息。一個不留心又想起她娘哭了。唉，只要她好，有了好人家，不枉我帶她一場，我就死也閉眼了。

（流淚）

表姑母　二爹，我說給你聽，剛才慎姑娘又哭了。從先表嫂的一張像，掛在這屋裏十多年，今天不知道是誰拿來撕了。慎姑想起她娘，怎麽不哭呢。

周建祧　那不消說，一定是這位表嫂撕的。

表姑母　要你說什麽！你回家裏去看看好不好！

程靜齋　我看呀，奶奶不要怪我說，慎姑娘同這位子樞嫂終久合不來的。論年紀，也差不到五歲十歲。又是洋學堂出身的。還是早點定了人家的好，現在子樞也回來了，有個商量，不過事情終久要奶奶作主呢。

奶奶　就是一宗，這一下子那裏找好人家呢？

表姑母　有到是有一家，怕不合奶奶的意思。人家早也對我提過，我不敢對奶奶說，也就回了人家了。

奶奶　唉，大表嫂，你又把我當作外人了。你看的人家總不錯的，怎麽不對我提呢？

表姑母　論人才，論門第，論家世，都還勉强過得去。男的在學堂裏讀書，北京去了好幾年。就是一宗，他們家裏是兼祧，兩頭大。縱說現在還沒有娶一個，將來總是不大好，所以我也就不給奶奶提了。

奶奶　你說的到底是那一家？只要人才好，門第清白，家世不家世到不在乎。兼祧也是老輩子有的規矩，沒有什麽大不可以的。是

那一家，你說給我聽聽。

表姑母　就是大樹方家的方五少爺，二爹也是知道的。

周建祧　（插着說。）

不錯，方五少爺，他家裏眞不壞。

（表姑母怒目望了他一下。）

表姑母　你回去罷，先回去罷。屋裏收拾一下，我明天後天也就到家裏看看去的。回去罷！

（周建祧稍微遲疑了一下子，終於走了。）

程靜齋　方五少爺，不是在北京讀書的方義彬方少爺嗎？

表姑母　不是他還有誰？五少爺已經在大學堂裏畢了業，前一向

就到家了。聽說是在家裏歇息歇息，秋後就要出去辦鬮差事的。他家裏早就對我說過這門親事了，我老不敢對奶奶提起。

程靜齋　方五少爺我是見過的，眞是少年英發，將來的前程不可限量。尤其他那一種對長輩彬彬有禮的樣子，現在讀書的學生恐怕找不出第二個呢。不過兼祧這一層，總得顧到的。雖說一去就是做大，也總覺得不那麽妥當似的。

奶奶　大表嫂說好，二爹也說好，那自然是好極了的。不過這事總得對她爹說，我那裏做得主？

表姑母　只要奶奶中意了，子樞表哥是沒有不依的。其實這樣的事，也應該是奶奶作主的，子樞表哥常在外面的人，家裏的事總不大

清楚。這些事生成是老人家作主的，老人家才是一家之主呢。

（程子樞入。）

程子樞　呵，奶奶，表嫂都在這裏，二爹也來了！好極了。眞對不起，二爹來過兩次了，我還沒有功夫到二爹家裏拜望去呢。

程靜齋　你剛回來，自然應該歇歇的。我左右閑着沒事，隨便跑跑。外而熱能？

程子樞　熱極了。剛去看宋老伯。鄉下的路眞不好走，討厭透了！我正過橋，一頭水牛也走來了，差一點沒把我擠下水去。看，我衣服上還弄的泥。要在城裏，一下子就跑到了，那有這些事？

表姑母　聽說城裏有什麽馬車，是用馬拖的。又有什麽電氣車，

不用人自己會飛跑，跑得眞快呢。

程子樞　電車呀，眞快，一瞥眼就會跑好幾里路。

程靜齋　你在城裏，自然舒服得多，這回難爲你居然跑回來了，總算不肯忘掉自己的老家。

程子樞　姑媽，筠如還沒有回來嗎？

表姑母　表嫂一淸早到那裏去了？

程子樞　她畫畫去了。她就是愛畫畫，常常一個人跑到外面去大半天。

（他忽然看到換上的畫張。）

哦，她把她跟我一塊兒的像掛上去了。表嫂，這就是她畫的，你

看好不好？

表姑母　眞的，畫得像極了。

程子樞　她在學校裏專門就是學的這一套呢，一個相畫不像那還了得！

程靜齋　怎麽現在的學校裏專學的這些東西？婦道人家學了幾筆畫，又有什麽用？子樞，你莫怪我說，剛才我來就看見你夫人，穿的那樣奇怪的衣服，一個人坐在路傍邊，我看到底似乎有點不成體統罷？

程子樞　她的衣服？哦，她穿的畫衣出去了，鄉下人看見自然有點奇怪。他們畫畫的人都是穿的那樣的衣服的，圖方便，又免得把旁

的衣服弄骯髒了。那些顏料一弄上就洗不掉。愼容呢？也不給二爹到茶。

程靜齋　不用，不用，難爲大表嫂替我倒了。

奶奶　愼容那孩子這兩天累很了，剛才我看她有點不舒服，叫她歇歇去了。那孩子呀，身子老不結實呢。

程子樞　這兩天她本來事多點。家裏的一切瑣碎事，錡如是不大清楚的，她專管的就是畫畫。

奶奶　子樞，我有一件事好久就要對你說了。愼容現在這麽大的人，你也應該給她看好人家了。以前你不回來，我寫信給你，總說不忙，不忙。我一個人那裏做得主？現在你回來了，說不定一出去又好

幾年，不把這件事辦好，難道一年挨一年，留在家裏養老不成？

程子樞　自然，我也是這樣想，老是沒有機會。現在等我慢慢找罷。

奶奶　慢慢找，一慢就慢過去了，不知道要慢到什麼時候。要是沒有人家，我自然也不對你說。現在大表嫂來說一家，就是方家的方五少爺，聽說人才門第都過得去。只要你作主，看到底怎麽樣。

程子樞　方五少爺，那一個方五少爺？

表姑母　大樹方家，在北京讀書的，名字叫方義彬。家世不用說，在我們東鄉是數一數二。門第呢，也是世代書香，方五少爺的爲人，剛才二爹說是少年英發，前途不可限量。他現在正從北京畢了業

回來，在家裏住着，聽不久就要出去辦闊差事了。

程靜齋　旁的我不敢說，至於方五少爺的人才到是不錯的。

程子樞　這事姑媽以爲怎麽樣呢？

奶奶　我嗎，我一個老婆子，知道些什麽？這些事是要你作主的。要你才能夠打聽，外面的事也知道。你以爲可以，就定下了；以爲不可以，就再找別的人家。我不過提醒提醒你，不要把這件事就擱下去，姑娘也這麽大的人。

程子樞　方家我雖然不很清楚，到也知道一點。不過這樣的事，奶奶不肯作主，我自己也是作不了多少主的。

表姑母　怎麽表哥也不能作主呢？自己養的女兒，難道自己還不

能作主嗎？

程子樞　我以爲不是這樣說的。這是愼容自己的事，我看還是讓愼容自己斟酌斟酌，比我們替她出主意的好。

表姑母　表哥說起笑話來了。這樣的事一個大姑娘怎麽好意思說呢？

程子樞　這有什麽不好意思說的？自己的終身大事，正大光明的，難道還不應該自己打定主意嗎？

奶奶　子樞，這些事是應該你作主的。愼容曉得什麽？她難道還知道方家什麽長什麽短？

程子樞　不是的，方家的事她不知道，我們一說她也就知道了。

這種事是要看她自己的心願，做老子的不好作主。

程靜齋　女子在家從父，有什麽願意不願意？

程子樞　我可不願意担這個担子，還是叫她自己來問問的好。二爹坐一會，我就去叫她來。

（程子樞下。）

（奶奶憂鬱地望着他走出，表姑母露着狡猾的樣子，程靜齋露着不以爲然的難堪的神情。）

（幕落。）　第二幕完

第三幕

距第二幕一天。一間小閣，從先是讀書的精舍，現在作爲夏日乘涼的地方，堆集着一些不需用的木器。左右的門都連着走廊，後面可以看見菜園的一小角同一些果樹芭蕉之類。

開幕時劉媽提着一籃剛採下的蔬菜，表姑母跟在後面。她們正從園裏回來。

表姑母　劉媽，歇一歇能，我有點累了，就在這兒坐一會不好

嗎？

劉媽　（放下籃子，找一個地方坐下。）

眞重！今年的辣子才好呢，我們一摘就摘這麼些。長豆筴也結的好，就是蟲多。

表姑母　現在的東西呀眞變了。不要看外面好看，裏頭壞的才多呢。昨天吃扁豆罷，簡直有一半都是蟲咬壞了的。要是不照一下，還不是跟好的差不多嗎。

劉媽　今年連辣子都生蟲，眞是想不到的事。

表姑母　想不到的事才多呢！

劉媽、眞想不到我們老爺好幾年不回來，一回來却帶了這樣年輕

的一位太太呢。

表姑母　洋學堂的，劉媽，洋學堂畢業的呢！

劉媽　今天早上我去掃地，我看見太太拿着筆在一個架子上花花綠綠的也不知道畫些什麽。我看了半天，一點也看不懂。還有，姑太太，昨天晚上我送燈進去，我們太太睡在一張籐椅上，手裏一大本洋書，蹺着二龍腿子在那裏看，我差一點沒認做老爺呢。姑太太，你說奇怪不奇怪？

表姑母　這算什麽。洋學堂裏的自然有許多洋派，我們那裏懂得呢。

劉媽　我跟她洗的衣服，我眞一世也沒有見過。又像坎肩，又像

男人穿的長衣，眞不曉得是什麽東西。長長的，沒有袖子，連衣領也沒有，難看極了。這眞不知道是什麽地方時興的。姑太太知道麽？

表姑母　我一世也沒進過城的，那裏知道，還不跟你一樣？

劉媽　這位新太太好像連衣服都不會縫似的。破了的地方，都是叫我替她補的呢。

表姑母　那裏有女人不會縫的？還不是做太太的有太太的身分。劉媽，你聽見她跟老爺說了些什麽沒有？

劉媽　太太跟老爺說話，嘰哩咕嚕的，我一句也聽不懂。

表姑母　劉媽，我聽說愼姑娘的親事，就是她跟老爺說了話，老爺才轉了口氣的。

劉媽　眞的嗎？

表姑母　愼姑娘的親事，昨天早上奶奶對老爺說的時候，老爺並沒有怎麽樣，意思是答應了似的。昨天晚上就變了卦，說他不管，隨姑娘自己的意思。

劉媽　這才奇怪呢！那有大姑娘的親事，做爺的不管，到要做姑娘的自己管呢？姑太太，你看這成什麽體統？難道一個姑娘家好意思說自己的親事，好意思說到要人家？我們年輕的時候，一聽到說婆婆家早就躲起來了呢。

（她笑。）

表姑母　這樣的事，其實，論起理來，就不應該對姑娘家說的。

做姑娘的誰不害羞？好意思聽，好意思說嗎？那裏像現在的世界！哼，你老爺說這樣的話，明明是心裏不願意，故意繞灣子說，讓親事不成功的。

劉媽　我不知道老爺是什麽意思。論起愼姑娘的年紀，早就應該有婆婆家了。現在老太太作主，姑太太做媒看的人家，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了，不知老爺爲什麽推三阻四的。

表姑母　還不是聽了那一個的話嗎！男人家的耳朵總是軟不過的。哼，還是古話說的好，『寧肯死了做官的爺，不肯死了告化的娘。』要是有親娘在的，還不知道着急到那步田地，心痛到那步田地呢？

劉媽　我說呀，做後娘沒有幾個好的。不是親生不痛心。隔了一層，就疏遠多了。我不知道愼姑娘的親事要她多嘴做什麽。其實毫不相干，姑太太，是不是？

表姑母　她要留着在屋裏服伺她，她自己才好享安閑福呢。

（靠近劉媽的耳朵）

還有一件奇怪事，我告訴你，劉媽。聽說我們這位太太，在北京的時候，就跟方五少爺認識的，所以不願結這門親事，恐怕後來失了自己的體面呢。

劉媽　呵，眞的!?

表姑母　千眞萬眞，一點都不錯。聽說在北京的時候還常常見面

呢。

（愼容扶着奶奶進來。奶奶有點小病，用綢紗裹着頭。）

表姑母　奶奶也到園裏來看看嗎？這幾天的菜眞長得好呢。

奶奶　今天早上起來，腰又有點痛，想來老毛病又發了。愼容那孩子勸我到這裏來歇歇涼。

愼容　我恐怕奶奶又想睡，老人家自然要多睡一點，可是睡的太多了也要腰酸背痛的。所以我勸你老人家到園裏走走呢。

奶奶　我那裏睡得太多？你們看見我老躺在床上，就以爲我睡得多了。其實一晚到天亮，我也不過合合眼，那能睡得着？還不是想這樣想那樣的？

表姑母　奶奶坐一會罷，園裏這個時候太陽還沒有下去呢。

奶奶　好罷。這裏園裏都是一樣，我只要走一走，舒舒筋骨就成了。

表姑母　奶奶的腰痛好久沒發了，怎麼今天又痛了呢？

奶奶　唉，還不是幾根老骨頭，快要死了，免不得要作怪的。昨天晚上就有點痛，我想睡一夜就會好了的，也沒有作聲。誰想到今天吃過早飯還痛。現在也像好一點了。

愼容　昨天晚上，奶奶又咳了一夜，我聽得淸淸楚楚的，奶奶總是不聽我的話。有好多事情，我要奶奶不用管，奶奶偏要管，不弄得毛病發了是不肯歇息的。依我說呀，奶奶只要好好養息就得了。少

操心，毛病自然不會發，腰也不會痛了。現在爹也囘來了，奶奶更可以放心，什麽事都不用管了。

奶奶　這個孩子到痛我，可是那裏知道我的心事呢。愼姑娘，你爹囘來了，我操心的事更多呢。

表姑母　（神祕地。）也怪不得奶奶不放心呢！

愼容　其實，奶奶的意思我那能不知道？奶奶爲我操心幹嗎？奶奶縱然痛我，我也不能長久孝順奶奶，操心也是白操心的。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總會留神，反正不能怎麽樣。我——

（咽住。）

奶奶　好孩子，不要又傷心！反正我在一天，總能夠維護你一天。你爹雖然不是我生的，也是我養大的，總還有三分要依我。好孩子，你自己身子也不大好，你好好的保養，我就放心了。

表姑母　奶奶不要着急。愼姑娘的事，只要奶奶說成了，子樞表哥難道不依不成？就是這位新表嫂，也不能說什麽話的。子樞表哥向來對奶奶孝順，人又明理，也不過是一時想不開，奶奶再跟他一說也就要明白過來的。

奶奶　我也只有這樣多氣力跟他說了。想不到——

劉媽　太太來了罷？

表姑母　怎麽？——是的，是她來了，我聽見皮鞋響。奶奶到裏

面去坐坐罷。

(四人同下。)

(柳筠如從外面進來，穿着外出的衣裳，手裏拿一把野花。)

柳筠如　前面是愼姑娘罷？

(愼容再上。)

愼容　哦，媽從那裏來？

柳筠如　我剛到外面走了一趟，鄉下的天氣眞好。奶奶呢？

愼容　奶奶睡了。爹沒有囘來。

柳筠如　好的，我有點走倦了，想在這兒坐坐，你，也坐一會罷，我們可以談點閑話。

愼容　是

（她雖然答應，但是並沒有坐下。）

柳筠如　坐罷。

（溫柔地笑。）

你眞是太拘禮了。我們兩個坐在一塊兒，好談談話。你看，這花多麼好看，就因爲活鮮鮮的。要是死板板的紮的紙花，就一點不好看了。你不要這樣拘禮。

愼容　媽太關照我了。

柳筠如　你看，我們這樣坐在一塊兒，不像一對姊妹嗎？你最好不要把我當作後娘，把我當作你的姐姐看。我說的話，也當作一個姐

姐對你說的，那你對於我的話，就會完全懂得，沒有什麼隔閡的了。其實，論年紀，我正可以作你的姐姐；論經驗，我也許比你多一點。昨天的話，你不要再固執了。

愼容　媽說的話我都聽的。

柳筠如　（溫柔地笑。）又是什麼『媽，媽？』你暫時把我當作你的姐姐，或者就把我當作一個不相干的女朋友，也都好，只不要存什麼後娘繼女的念頭。暫時，暫時就好了，聽我告訴你的話。

愼容　是的。

（她漸漸的被柳筠如這種溫柔直爽的態度所打動。）

柳筠如　我聽你爹說要給你定親事，許給一個姓方的。——其實這樣的事並不奇怪，不必害羞。這是自己的終身大事，自己應該詳詳細細想一想，最好是光明正大的提出來大家商量 。就如我的親事罷，完全由我一個人作主。這本來不應該害羞，沒有什麼可害羞的地方。

愼容　——我隱隱約約聽見表姑媽說過。這些事她們是不告訴我的，我自己也不打聽，以爲可以不必知道。

柳筠如　不對的。這是你自己的事情，與你自己的關係深，與人家的關係淺。終身大事，那能一味讓人家去弄，自己一點也不知道呢？我今天就是想把這件事詳詳細細告訴你一下，讓你自己也好想

一想。我知道這樣的事，我不告訴你，是沒有人會告訴你的。你也不要害羞，有什麼話儘管說出來。

愼容　（很受了一點感動。）難爲你——

柳筠如　沒有什麼。我把你當作妹妹，你把我當作姐姐，難道妹妹的事姊姊不關心的？你的親事，據她們說，是快要成功了。

愼容　那麽我就要——？

柳筠如　是的，親事一定，你就要過門了。她們的意思是要把這件事趕快弄成，不管什麼。這是你表姑媽提起來的，你奶奶很願意，你爹沒有什麽主張，現在就只靠你自己拿定主張了。

愼容　我，我能夠——？

柳筠如　自然你能夠主張呀，並且你也應該拿定主張來。自己的事，那能不由自己主張呢？現在等我把事情通告訴你，讓你好想想。你是應該自己拿定主意的。

愼容　我想奶奶跟爹的主張，大概不會錯的罷？

柳筠如　不對，這是你自己的事呀！方家是怎麽樣的人你知道不知道？——自然你不知道。不獨你，恐怕你奶奶跟你爹都不大知道呢。因爲他們不肯細心做，所以我才來對你說的。

愼容　這個我應該知道嗎？

柳筠如　怎麽你不應該知道呢？並且要你自己作主！

愼容　完全能夠由我自己作主嗎？

柳筠如　是的，你完全能夠自己作主的。我告訴你，方家有錢，家裏很闊，門第也很高，在鄉裏是有名的人家。不過依我看來，門第同有錢通是表面上的東西，靠不住的，最要緊的就是看人怎麼樣。那個青年，就是現在跟你做親的——

（愼容不作聲，低下頭來。）

還沒有什麼不好意的。你把我當作一個老姐姐，一個有經驗的老姐姐，什麼話都可以直說的。——最要緊的還是人怎麼樣，有錢門第都是第二層。那個給你講親的名字叫作方義彬，在北京讀書。不過在北京讀書的也有很多靠不住的，有好多的學生在北京一點也不讀書，

只是把家裏的錢拿來玩，玩了幾年就說是畢業了。這樣的人很不少。這個姓方的並沒有聽說在什麼學堂裏畢了業，在北京住了三四年，也就說是畢業了。他的事情，據我看並不算一個很靠得住的人呢。你自己想想看。還有一宗，說人家是兼祧。兼祧你懂不懂？——就是說他將來可以娶兩門親，都是正的。這種事情，我以爲不很合理，况且方家人很多，沒有聽說那一房絕過的。他爲什麼要兼祧呢？我覺得這一點很可疑。你自己想想看。這種事情，是要你過細想一想的。

（慎容一面聽她說，漸漸低着頭哭了。柳篘如拉着她的手。）

你不要傷心，自己多想一想。

慎容（抬起頭來，很久很久注視着柳篘如。說話的調子很陰沉。）

不過你爲什麽這樣關心我的事呢？方家的事你爲什麽知道得這樣清楚呢？

柳筠如　我？關心你的事？

愼容　依常情說來，你並不須這樣關心我的事呀。

柳筠如　哦——！你不能夠不拿常情來揣測我嗎？依常情？唉，自然，依常情我似乎不必這樣留心你的事，普通一班的差不多都是這樣。不過，不過，我們又何必依常情呢。我把你當作我的妹妹，你把我當作你的姐姐。我比你只大三歲，並且從先又是同學。

愼容　不，一切的事不會比平常的事差得許多的。你要告訴我！你怎麽知道得方家的事這樣清楚呢？

不顧其人

柳筠如　我，我打聽來的。（間。）

愼容（決然。）

不，你決不會是打聽得來的。你以前早已知道了，說不定你在北京已經認得他了。我知道，這個——我從你的——神氣——知道的——

柳筠如（自語）

天哪，我騙了我自己——

愼容　是的，你早已經知道了，却告訴我說打聽得來的，裝做對我很好的樣子。你一定是故意裝做這個樣子的。

柳筠如　你難道——對你的姐姐，你眞正的姐姐，你有經驗的姐

姐，也是這樣的嗎？是的，你一定疑心我。你難道對你的姐姐也這樣疑心嗎？

慎容 （聲音又低又慢。）

不過你——並不是我的姐姐。

柳筠如 （發出一聲很痛苦的聲音，隨後是短時間的靜默。她慢慢地說，態度很誠懇，說話的調子很弱。）

慎姑娘，我實在完全是為的你。無論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實在完全是為的你。只有一點很小的地方，我沒有對你說實話，誰知道就是這一點起了你的疑心！姓方的，我實在是在北京的時候就認得他的。有一個時候，我們還常常往來。往後我詳細調查過他的為

人，知道了他的底細，就不認他作朋友了。這種男女交際，作普通朋友的事，在外面是很平常的，鄉下可看不慣，覺得非常奇怪了。所以我起先不想說給你聽，就是因爲這一點。愼姑娘，你不要因爲這一點就把我的話全不相信了。其餘的話都是實話，並且都是爲的你。你自己要打定主意，這是你的終身大事。要知道在這些地方，你爹是沒有什麽主張的；你奶奶，也是。

愼容　我——我能夠自己打定主意，都照我的做下去嗎？

筠如　你當然能夠，而且能夠照你的主意做下去。

愼容　（慢慢站起來，無力似的，她的聲音有點發抖，但是很堅決。）

我已經打定主意了！

柳筠如　打定主意？怎麽樣？

慎容　（同樣低而堅決的聲音）從這屋裏走出去！

柳筠如　從這屋裏走出去？就是只要從這屋裏走出去，你，你，你自己的事也不顧了嗎？爲什麽呢？

慎容　（頹然坐下，想要哭，但是竭力遏住了。）我覺得，我已經不是這屋裏的人了。在這裏，我好像一個生客。所以我應該走出去，不論怎麽樣，走到一塊是我自己的地方去！那塊地方好，壞，都沒有關係。

柳筠如　這裏是你自己的家，是你的！你應該爲你自己打算。

愼容　（差不多帶着哭聲。）

我應該從這裏走出去。這裏已經不是我的家了。這是，你的家，因爲你是我的後娘——後娘——

（她低着頭走了。）

（柳筠如張開口，想要說話，但是說不出。她木然坐着，好一會才回復了自己的意識。）

柳筠如　她始終不能了解我，不能，絕對的不能了解我。一道很深的溝把我們隔開了。後娘！我是後娘，她是繼女；我是後娘，她是繼女！——我還能夠對她說什麼呢？——後娘，後娘！

（程子樞從外面進來。）

程子樞　哦，你在這裏嗎！

（坐在她旁邊。）

這個地方到不壞。我們鄉下的房子，就只有這一間總算勉强可以的。十幾年前，我在家裏的時候，夏天常到這裏乘涼的。你今天出去畫畫嗎？

柳筠如　沒有。

程子樞　本來，這鄉下就沒有什麽可畫的。我總覺得鄉下不如城裏好。你在這裏坐得久嗎？

柳筠如　我碰見愼姑娘，跟她談了一會。

程子樞　那個孩子到還老實，你們談些什麽？

（柳筠如沒有答應，停了一會才說。）

柳筠如　我，我現在很不願意在鄉下住了，還是早點到城裏去罷。

程子樞　鄉下本來不好住。討厭透了！天多熱！要是在城裏，我們這時候早到咖啡館子裏喝冰其琳去了。不過你怎麼忽然想到城裏去，這麼快？

柳筠如　因爲我失敗了，我從前的猜想錯了。

程子樞　這也無怪其然。我從先早對你說過，鄉下沒有什麼可玩的，風景也不好。我以爲要寫風景畫，最好到杭州西湖去。這樣的鄉裏，乾燥無味，尤其是出門的路怪不好走，討厭透了！你當時一定要

來，我早知道到鄉裏是不會有什麼趣味的。

柳筠如　愼姑娘的親事你到底要怎麽樣？

程子樞　這件事我是一點成見都沒有的。眞麻煩，她們的婚事好像非有父母之命不可似的。

柳筠如　我覺得你不應該取旁觀的態度。

程子樞　你怎麽忽然提到她的親事呢？

柳筠如　這是因爲，因爲我的理想完全失敗了。

程子樞　這話我不懂你的。

柳筠如　我不說你自然不懂，因爲你並沒有完全明白我要到鄉下來的意思呢。

程子樞　眞的，你這次放着城裏不住，要到鄉下來，當時我就不十分贊成的。不過我以爲你不過城裏住膩了，想來玩一玩，所以也就不追問下去了。現在你住了幾天，想必住膩了罷？要到城裏去，那好極了，我們什麼時候走呢。

柳筠如　隨便什麼時候走都可以，早點更好。——你知道，自從我爹死後，我就成了個無家的人了。我常常想，我要有一個家，一個完全的家，在裏面有老人，有孩子，有旁的什麼人，不只是我同你，我同你兩個人！抱着這樣的願望，我才跑到鄉下來的。但是，我的希望，我的希望完全不能實現，所以我又要到城裏去了。

程子樞　自然是城裏的好。不過這幾天你感觸到些什麼呢？

柳筠如　我發覺了我完全不能加入她們的團體。在這裏我只是一個生客。她們覺得我很奇怪，不合於她們的習慣，於是猜忌我，排斥我，躲避我。你的姑母，你的那個什麼表嫂，還有，愼姑娘，愼姑娘也是！這個最令我不能忍受，使我——

程子樞　怎麼！愼姑娘對你不好嗎？

柳筠如　禮節上，待遇上自然是好的。不過我所要的並不是這些，我要一個親熱的心。然而我們不能互相了解。她對我永遠是拘束，生疏，冷淡，僵硬的。我們不能互相了解，永遠不能，因爲我是後娘，她是我的繼女兒！

程子樞　沒有的事，這不過是你的一種幻想。你老自己覺得是繼

母，恐怕人家覺得怎麼樣，所以有這種幻想了。你們還不大熟，過幾天就好了的。不過到城裏去也很好。

柳筠如　不然，我們中間有很深的阻隔，永遠不能連合在一塊兒的，因爲我是後娘，她是我的繼女兒。每每有兩個心，在社會上可以連合在一塊兒的，一到家庭裏却變了仇敵了。因爲名分——若是我不是後娘，她——

程子樞　你這種論調未免太悲觀一點。其實也沒有什麼，過一會兒就好了的。我們最好先到城裏住一向，舒服舒服，把這幾天的悶氣散了再說。

柳筠如　你不知道！我跟愼姑娘還是老同學呢。以前我爹在醴陵

作過事，就在那時候，我們同過學的。以前我們並且很要好。現在，你看！

程子樞　老同學？有趣極了。你們將來一定會更加親熱的。

柳筠如　不幸跟你所想的完全不對。我們已經談過好幾次，並且談的很多，但是我們不能互相了解，就是將來也沒有了解的可能，沒有。因為我是後娘，她是——

（停一下。）

我所希望的是一個親熱的撫慰的心，可以結合在一塊兒的熱情。我從先想這個在家庭裏一定可以容易得到的。但是，有什麽？她們給我的只是生疏，猜疑，冷淡，生疏，猜疑，冷淡，不了解！我完全是

一個生客。隨便在什麽時候，隨便在什麽地方，我都好像看見她們的嘴在議論，看見她們的眼表示着拒絕的神情。這個使我不能忍受——我完全是一個生客！

程子樞　沒有什麽，筠如，我們走好了。明天就走。我們先到長沙玩幾天。鄉下我原也住不慣的。

柳筠如　然而我們將來自己會有孩子的，有我們的家庭——

程子樞　那當然——

柳筠如　在那以後——（停住不說了，間。）

柳筠如　可是愼姑娘的婚事你怎麽辦呢？

程子樞　我本來就沒有什麽主張。讓她自己决定好了。

柳筠如　你這就算盡了父親的責任嗎？你並沒有給她以自己決定的機會，也沒有給她以自己決定的力量呢。

程子樞　那麼依你說應該怎麼辦？我是沒有什麼主張的。

柳筠如　我想目前親事且擱下，方家也並不一定怎麼好，最好讓她出去讀點書，求點學問，好有自己決定的力量。她原是讀過書的。

程子樞　前幾年我跑的太多，連她讀書的事也沒有功夫管了。現在既然你這樣說，就叫她跟我們一塊去好了。

柳筠如　（陷在深沉的思慮裏。）你最好先問問她，看她願意不願意？或者勸勸她。她現已經這麼大，不是小孩了，應該有自己的意思。

程子樞　也好，我就先問問她謎。

（周其昌唱的聲音。）

'Kwei kwei yang, Kwei kwei yang,

前娘殺雞留雞腿，

後娘殺雞留岔腸！

「Kwei kwei hung, Kwei kwei hung,

前娘打我蘆柑棍，

後娘打我吹火筒！」

柳筠如　（失望地。）

這是什麼歌？什麼歌？

程子樞　一些下流的山歌，昌妍子唱的。昌妍子！昌妍子！

（周其昌入。）

去叫你姐姐來。

（周其昌下。）

現在好了。這幾天鄉下的生活，實在使我們太不舒服了。可是不久我們又到了城裏了。我們依然可以到咖啡館子裏喝冰其淋，可以到戲園子裏聽戲，依然可以坐汽車乘涼，依然可以打彈子。好幾天沒有打彈子，我的手好像有點痒了。

柳筠如　不過這幾天鄉下生活，雖然不很舒服，也給我不少進益。

程子樞　是的，你畫的那張朝霧眞不錯。

柳筠如　我更畫了好幾張生活畫呢。

(胡用文上。)

胡用文　哦，你們都在這裏！我剛才在路上聽見你說話，知道你在這裏，便懶得走前門了。程夫人好嗎？

柳筠如　謝謝你。胡太太好嗎？

程子樞　老朋友，這裏很好。坐下來，凉凉再進去罷。

胡用文　你們這裏本來就不壞。

程子樞　你昨天怎麽不來？

胡用文　昨天我那有來的功夫？唉！

程子樞　怎麽，又有什麽不高興的事？

柳筠如　是不是因爲——？

胡用文　成天到晚還不是因爲那些事？天天如是！昨天她們又鬧了，今天還是餘波未息呢。可笑透了！

柳筠如　又跟胡太太生氣了。我想胡太太一定難過的。

胡用文　其實內人性情本來算好的，什麽事情都忍得下去，惟獨對幾個兒子，就一點也不肯怎麽樣了。他們呢，旁的也沒有什麽壞處，跟後娘却好像前世有仇似的。我娘那樣年紀了，也不肯馬虎一點。說出來你們不要見笑呢。昨天晚上，內人不知道爲什麽，罵她的孩子。誰知道我娘聽見了，大不以爲然，說她是指雞罵狗。內人也不

肯讓，都向我告訴，鬧得我頭痛眼花，我只好躲開了。今天早上，我娘還有許多閒話。我看她們簡直不能在一塊，在一塊就鬧。我眞沒有辦法。老朋友，你替我想個法子看。

程子樞 你知道我是向來沒有什麽主見的，尤其是對於這些事。

（愼容進來。）

愼容 是爹叫我嗎？

程子樞 愼容，我想告訴你，我大概是明天要到省城裏去了。

胡用文 怎麽，你們就要走嗎？

程子樞 是的。筠如在鄉下住不慣，我也住不慣，所以想走了。大概先到長沙去住一向。

柳筠如　愼姑娘，我現在要到城裏去，就要走了，剛才你爹說，你在家裏也沒有什麽事，不如到省城裏去，進學堂讀點書。你雖然丟了好幾年，我想再補習也是容易的。不過不知道你自己的意思怎麽樣，所以問問你的。

愼容　到省城裏去嗎？

柳筠如　是的。

愼容　就同爹一塊兒去嗎？

柳筠如　要去的時候大概是一塊兒去。

程子樞　我想你出去讀一點書也是好的。你的親事，我想還是暫緩一下，等你自己多想想，決定了再說。方家呢，據說是一子兼祧，

他們閤家，恐怕將來不很妥當。不過這是你自己的事，所以我也不肯主張，由你自己好了。現在最好是先出去讀點書，

（愼容沒有答覆，低頭思索。）

怎麼樣？你到底願意不願意？

愼容　是跟爹一塊兒去嗎？

程子樞　自然是的。

柳筠如　不過暫緩去也行，這時還不曾開學。

愼容　（說得又低又慢。）我不去。

柳筠如　（嘆一口氣，趕急望着別處，怕旁人看見。）

我們永遠不能互相了解的！

愼容 （慢慢的說。）我想我現在年紀太大，就是讀書也讀不出來。早先沒有讀，現在讀也不中用了，還是在家裏伺候奶奶的好。奶奶近來更加病多了，時時需人。爹不在家，我再一出去，她老人家怎麼辦呢？至於我的親事，爹怎麼做怎麼好，何必問我呢？我自己能有什麼主張？

（對柳筠如。）媽的一番好意，我恐怕也不能領受，我本來就不知道什麼主張的。

柳筠如 （說得很輕。）

你不要因爲我——

愼容　我就在家裏伺候奶奶——

柳筠如　愼姑娘，我以爲你還是到城裏讀書去的好，你過細想一想。

愼容　（聲音很底。）我已經想過了！

（劉媽的聲音：「愼姑娘，奶奶叫你呢。」）

奶奶叫我，恐怕有什麼事。爹，我去看看來。

程子樞　你去罷，什麼事都過細想一想，過細想了之後再告訴我。

（程愼容下。）

胡用文　怎麽，子樞，你到城裏去，想把你令愛也帶去嗎？

程子樞　這是筠如的意思，不過看她自己好像不願去呢。我到也隨便。

胡用文　這出去讀書的事情是很好的，怎麽不願去呢？

柳筠如　因爲我。

胡用文　唔？

柳筠如　因爲我們是不能互相了解。我最先想到把我們的精神聯合起來，但是不能夠，所以我只好走了。我想要她也出去，但想不到她這樣固執呢。我們不能互相了解，因爲我是後娘，她是我的繼女

兒。

程子樞　我們走好了，筠如。這些空事想他幹嗎？想起來免不得自尋煩惱呢。一走就什麽事都沒有了。

（周其昌入）

胡用文　走？到是一個不壞的法子。——我也走。

程子樞　你到那裏去？

胡用文　到省城裏去。我家裏實在鬧的太兇了。你們這一下子提醒了我，我也把我內人帶到省城裏去，家裏的事讓我幾個兒子弄去。他們兩不見面，我想大概再沒有什麽可鬧的了。

柳筠如　歡迎極了！胡太太能夠到省城裏去，比在家裏舒服多

了，我們還可以長來往呢。

周其昌　到省城裏去？姑爺帶我去嗎？我要去！

柳筠如　（對程子樞。）

眞的，我想帶他去到也可以。把他送到學堂裏去，何必生生地關在家裏呢？

程子樞　只要你以爲可以就可以的。

周其昌　帶我到城裏去！姑媽？

柳筠如　帶你去。胡先生，你也去，胡太太也去，我們大家都到省城裏去好了。

周其昌　城裏去！城裏去！

（幕下。）

（第三幕完）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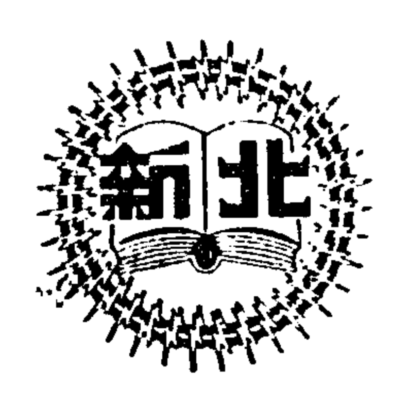
繼母

實售三角

作者　向培良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開封　長沙　廈門　北平　濟南　武漢　汕頭　廣州　西安　貴陽　溫州　杭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北新書局


新北